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 第三十一回 直報怨趙倫犯秋憲 德勝才賈政領冬官

話說賈蓉在家裡歇了幾天，便趕到灤陽行在。原來灤陽距畿輔甚近，本有個避暑行宮。在先朝的時候，每逢夏秋之交，便在那裡駐蹕。一則便於秋季行獵，二則借此和各部落藩王都見見面，這些年久不舉行了。此時，海內昇平，國家興盛，皇上想要效法祖宗，這年七月中旬，便行幸灤陽，賈政、賈蘭都在隨扈之列。那裡各衙門全是支搭帳棚，賈蓉到了，先往工部帳棚見過賈政，然後去尋賈蘭。弟兄相見，談到那回在南昌衙門裡把酒夜話，只隔了不到兩年，又換了一番氣象。那晚上即在吏部帳棚借住。次日入朝，遞進膳牌，皇上念賈珍定亂功高，即時命賈蓉進見。問了許多軍務上的情形，當面慰勞一番。又下了旨意，命他仍充御前侍衛三品龍禁尉。正趕上皇上要進圍場，那些大小龍禁尉都騎著錦鞍駿馬，前引後隨，賈蓉也在其內，還有許多扈從御營和部落藩長。走過烏泰山，那山只不過百十丈高，皇上降旨，發下白鷹翎的御箭，給這些護駕人們每人一枝，說道：「誰能射過山頭，射得最高的有賞。」一般健兒武士各逞技能，有幾個射過山頭的，只賈蓉射得最高。皇上大喜，分別給賞。另賞給賈蓉二品冠服，當下就命內臣們替他換上，還說道：「他是將門之子，出過仗立過功的，你們那趕得上呢！」原來射過山頭的都是幾個部落名王，卻被賈蓉將他們壓倒，故有此番恩旨。謝恩下來，同列無不妒羨。到合圍之時，扈衛將尉都隨駕打生，賈蓉射倒了兩隻獐子、四五隻鹿。賈蘭雖是文臣，因在軍機，也扈從行帳，在御前也射中了兩隻鹿。皇上降旨道：「你們衙門的狀元前輩，只射了小小的獐子，先皇帝還有御制詩獎他，你這又比他強了。」就把射中的獐鹿賞給他們，又另賞賈蘭白玉煙壺、平金蟒緞，兄弟二人又都謝了恩。等到圍散，同至工部帳棚回明了賈政。賈政向來不輕易誇獎子弟，只說道：「蓉兒是見過仗的，勝過他們也不足為奇。蘭兒只那年在東府裡練過幾天靶子，也只算碰著的罷了。」一時又細問襄南情形，賈蓉略為說了。又問賈蘭這兩天有無重要政令，祖孫三人正說著話，小廝們擺上飯來。賈政吩咐添上匙箸，留他們同吃。

一時飯罷。賈蓉賈蘭見賈政有些倦意，正要退下，只見吏部堂役，俗名叫堂小馬的，來此回道：「有本部司員求見大人。」賈蘭忙回至自己帳棚，小廝們呈上大紅單片，寫的一行小字是『本部員外郎甄寶玉』。那甄寶玉如何到了吏部呢？他原是捐納員外郎，上年中了進士，殿試朝考名次不高，因此請歸原班，掣分到部。賈蘭仍侍以長親之禮，甄寶玉卻自居屬員，各盡其道。此時，賈蘭見了名片，忙叫快請。小廝們引他進來，賓主就坐。甄寶玉從靴頁中取出七八件奏稿，請賈蘭一一畫了，然後說些閒話。賈蘭說起部中積弊太深，全由書辦舞文圖利，要想把胥吏首先裁去。甄寶玉道：「胥吏用事，由於司官不懂例案，堂官又專畫黑稿，一切聽其播弄。為今之計，只要將歷來例案徹底清理一番，有用的留下，重複或兩歧的一概刪掉。」

此後去繁就簡，教司官們容易瞭解，堂官上頭再加一番考核，書辦雖狡，無從上下其手，裁不裁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賈蘭道：「姨丈所見甚卓，只是各司裡留心部務的眼下卻也不多。」甄寶玉道：「豈但不肯留心，他們舞起弊來，比書辦還要利害呢。前幾天在部裡值日，收到江淮節度使一件來文，說是分發知縣某某履歷上敘的，是由江淮保案得官。本省查明原案，並無其人，因此咨部質問。左堂見了，命司司檢案呈閱。」

原來司裡把那批保案，硬加上一個附片，列保了許多人，朦混核准上去。到該行知原省的時候，卻把附片掖起，以為萬無一失的。不料，這位偏偏分到原省，就鬧穿了。」賈蘭驚訝道：「這樣大案子，怎麼我會不知道？」甄寶玉道：「這是京衙門接到的，大人隨扈在此，所以不曾見著。將來各堂總要和您商量的。」賈蘭道：「那功司印君姓趙的是那裡人？」甄寶玉道：「他就是趙全的少君，名叫趙倫。」賈蘭道：「這又麻煩了，那趙全抄過我們的家產，此次把他兒子辦重了，人家要說我挾仇下石；若辦輕了，如此重案，上頭能答應麼？只怕連我們都要擔處分呢。」甄寶玉道：「大人未免過慮，聖人也只說以直報怨。只要秉公辦去，何恤那些浮言呢？賈蘭又和他說了一回閒話。甄寶玉又談起選司新出個員外缺，求賈蘭栽培。賈蘭因他是原班即補，也答應了。一時內監們送來賞賜物件，又另賞奶茶餚餚，賈蘭吩咐小廝們照例開賞。甄寶玉便告辭自去。」

次日，賈蘭至賈政處請安，提起趙倫之事。賈政道：「這個罪名辦起來恐怕不輕，決非杖流可了。你們別幸災樂禍，應該拿他做個鑒戒。那趙堂官轟轟烈烈的時候，那想到有今日呢？」過一兩日，剛好有便人回京，賈政於家信中將此事寫上，也是做戒大家的意思。

此時，榮國府中正忙著過中秋節，李紈、寶釵、平兒每天都在議事廳上料理帳帖，拮對節禮節賞，還有許多瑣務。寶釵抽著空，仍舊教蕙哥兒識字唸書，園子裡桂花芙蓉開得正盛，也無心玩賞。那天正在廳上理事，王夫人打發丫頭來吩咐道：

「今兒是姨太太的生日，太太說請兩位二奶奶去。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，本要親自來的。」寶釵、平兒二人站起答應了。那丫頭走後，寶釵笑道：「今兒那是我媽媽的生日，連太太也記錯了，到底是上了歲數。」平兒道：「太太那會記錯，往年姨太太生日，太太沒有不親自去的，多半是那丫頭說錯了。我彷彿記得舅太太的生日就在這兩天，咱們回頭上去再問問罷。」李紈道：「這些丫頭們口齒伶俐的真少。從先你們屋裡有個小紅，倒是好記性，我聽他回鳳奶奶的話，什麼舅奶奶、姑奶奶的，說了一大套，一點兒也沒有說錯。怎麼這些時總沒見他了？」平兒道：「我們奶奶很喜歡那小紅，那年奶奶過去，我見他手不大穩，就打發出去了。聽說他爹媽給他擇配，也是個好好人家，他看不上那男的，整天家吵吵鬧鬧的。到底跟鄰近一個壞小子逃走，被他賣在班子裡了。」寶釵詫異道：「他不是林之孝的女兒麼？難道林之孝夫婦就豁出去聽他墮落？」

平兒道：「他爹媽那豁得出去喲！四處找到了也沒找著。還是後廊子的芸兒出去閒逛，碰著了他，定要留芸兒住下，因為芸兒開銷不出，和老鴿子爭吵，被堆子裡抓去，這才鬧出來了。」

如今他爹媽把小紅贖出來。他死活要嫁芸兒。林之孝嫌芸兒不上進，還沒有說定呢。」李紈道：「那麼聰明伶俐，偏又犯了桃花命，怪可惜的了！」平兒道：「他媽那麼老實，我們奶奶常說他是鋸了嘴的葫蘆，會養出這麼一個浪蹄子，也不知是什麼冤孽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勸林之孝家的把他給了芸兒就算了，管他上進不上進呢。若不然，也安靜不了！」正說著，秋紋進來道：「二奶奶的飯擺在那裡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都在這裡吃，你去吩咐柳嫂子一起送了來罷。」秋紋去了一會，飯菜方才送到，碧月、鶯兒等趕著擺上，大家吃了。李紈自回稻香村去。

寶釵平兒便同至王夫人處問明了，果然是王子騰夫人的生日，各自回房打扮一番，帶了鶯兒、豐兒。小廝們將車拉至內儀門，候他們坐上，才駕起馴騾。李貴、焙茗等騎馬跟隨，鶯兒、豐兒另坐了小車，風馳電掣的去了。那裡也傳了一班小戲，寶釵、平兒聽了幾出，坐過晚席，至初更方回。

寶釵見了王夫人，回至怡紅院，蕙哥兒正靠著小幾子上和奶子丫頭們擺七巧圖玩。寶釵瞧見了，便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，還不哄他去睡。」碧痕道：「哥兒說的，要等奶奶家來才睡呢。」奶子道：「奶奶看我們哥兒，這麼點大就懂得這些道理，將來大了，還不是賽過他哥哥麼！」寶釵換了家常衣服，抱著哥兒哄他說笑一回，然且安歇。

到了中秋節，賈府仍照著老規矩，自有一番慶賀。卻因賈政賈蘭都不在家，老姐妹們人又少，大有鼓不起興致，只在榮禧堂擺個家宴，王夫人領著眾人拜了月，便團圓入席，比往年卻添了李紈和梅氏母子，連蕙蔭弟兄都算上，也坐得滿滿一桌。

坐到半席，哥兒們都困了，由奶子們哄著去睡。王夫人本不喜飲，坐得乏了，也先自出席歪著。一時席散，李紈、寶釵、湘雲同回大觀園去。

出了上房院子，只見月光如水，庭階明澈，便叫丫環們息了提燈，慢慢的閒步賞月。走到圍門口，聽得值班媳婦在屋裡咕咕呱呱說得起勁。寶釵是個有心眼的，悄悄的叫大家放輕腳步，聽聽他們說些什麼。只聽一個人說道：「從先都說那鎮山太歲厲害，那曉得這幾個巡海夜叉比他來得更凶，如今連一分一毫都要算盡算絕，真叫咱們吃西北風了！」好像是錢榮媳婦的口音。又有一個人

說道：「他們開口閉口總說是老祖宗手裡的規矩，那老祖宗是什麼時候？數到現在，至少也有一二百年了。家裡外頭的情形和從前都不一樣，還按著老轍兒走，那裡行得去呢！」像是鄭好時媳婦的口音。又聽錢榮媳婦道：「別的不必說，單就銀錢上說，從先一兩銀子換多少大個錢，如今只換多少錢？那些物價也跟著長高了，還按老價錢買東西，人家肯賠著本賣麼？」接著又是鄭好時媳婦說道：「我最恨得是姓吳的姓林的，不拘大小事都要把合著，任什麼人也不能出頭說話。在這裡就挨到白毛，也沒有上進的路。別說當了大軍機，就是當了皇上，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？」李紉聽到這裡，拉了寶釵一把，道：「咱們走罷，聽那些不相干的話做什麼。」

一路走入園中，月亮更好，滿地下花陰樹影，就像水晶池子裡浮著許多荇藻。三人便在沁芳亭坐下，一同玩賞。湘雲道：

「如此好月，你們盡著去聽閒話，豈不傻氣！」李紉笑道：「自來當家人是個罵樞子，鳳丫頭挨夠了，如今該輪著我們。這也是免不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既當家，就得拚著挨罵。他們嫌那老規矩，要想改動也非止一人一事，我耳朵裡都裝滿了。固然老規矩也有不合時的，可是從祖宗手裡行到如今，不大出毛病。咱們看了幾天的家，希利花拉都改了，一定要落不是的。」

「李紉道：「落不是還是小事，祖宗手裡定的規矩其中都有深意，我們聰明才力那趕得上老輩。改好了不過如此，萬一改糟了，上了他們的圈套，還不定出什麼亂子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你所見更深遠了。他們總說人家不是這樣，要知道咱們這樣人家，那能和那些暴發戶比呢？還是慎重為妥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是只談風月的，可恨三丫頭今兒要開詩社，明兒要開詩社，姑爺一回來，只躲在家裡，連這兒也不大來了。」

他那樣灑脫人，也不免兒女之態。難道沒有他，我們就玩不成麼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詩社也不容易，頭一件是題目。眼前前景，只有菊花、芙蓉，芙蓉是填過詞的，菊花本是熟題，又有了那年十二個詩題，差不多也都說盡了。」湘雲道：「若說菊花未必沒有生發，譬如曬菊、移菊、彩菊、釀菊，何嘗不是好題，且比上回各題更見新穎。」寶釵道：「菊字底下安個實字，如菊屏、菊枕之類，也可入詩。」李紉道：「這一說已經有了六個了，再湊上十二個題目料也不難。」湘雲道：「今兒晚上我回去把他湊成了，咱們挑個日子就起社，也省得三丫頭誇口。」

「李紉道：「你忙什麼，索性定在重陽那天，帶著登高不更有趣麼？」寶釵道：「若如此，又添上就菊一個題目了。」當下商量定了。又繞到凹晶館卷簾底下坐著，賞了一回水月，更似身在琉璃世界，洗盡煩塵。坐到三更，方各散去。

且說王夫人過了秋節，因天氣漸寒，命玉釧兒、繡鳳二人，將賈政的大毛衣服檢點出來，又打發繡鸞去通知李紉梅氏，叫他們把賈蘭皮衣也檢齊了，好一起專人送去。正在忙碌，只見賈璉笑欣欣的進來道：「太太大喜，老爺升署本部尚書了。」

王夫人自是歡喜，問道：「你是從那裡得著信的？」賈璉笑道：「報喜的都來了，還會有錯麼？這還是頭幾天在灤陽下的旨意，展轉到了京城，所以得信遲了。」一時李紉、寶釵、惜春、湘雲、梅氏聽見喜信，都上來向王夫人拜賀。湘雲道：「老爺的資望早就該升了，這回也還公道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素來宦情甚淡，依他的本意，早就要告退的。只因上頭恩遇太厚，不敢自圖安逸。如今升這一步，在宦途上總算到頭了，將來遇機求退，也夠說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世間的事誰也料不定，老爺素志雖然如此，皇上和朝裡老臣們也決不肯放，安知將來不入閣拜相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歷來拜相必得翰林出身的，雖然也有特恩破格，可不多見。老爺這回升官已是得之意外，那裡還有此妄想。」賈璉正要退下，王夫人又吩咐他揀派兩個得力小廝，送衣箱到灤陽去。賈璉答應下來，便揀派了興兒、順兒二人，又寫了賀稟，附帶了去。

那知小廝們剛走了半日，在路上恰遇著賈政。原來賈政居官忠誠篤謹，承修幾處工程，都比別位大臣核實，因此簡在帝心。此次尚書出缺，論資勞都該他升補，皇上卻因椒房懿戚，格外限制。加了一個『署』字。次日謝恩奏對，又降旨獎勉一番。正值東陵工程告竣，便派賈政驗收，傳旨命他先行回京，剛好在離京五十里尖站和興兒順兒遇著。興兒上來見了，將賈政衣箱留下，仍和順兒趕程前往，替賈蘭送皮衣去了。

當下賈政緩駕入城，一時到了榮府，那些管事們都在儀門內排班站齊，迎著道喜。恰巧探春因賈政升官，歸寧稱賀，李紉寶釵陪著他同在王夫人處說話。忽聽廊下丫環們回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大家都出其不意，忙站起迎接。賈政想起從前由學政糧道回來，寶玉、環、蘭都在一起迎候，目下賈蘭雖貴，究竟膝下空虛，不免引起傷感。大家談到升官之事，賈政道：

「升官不足為喜，可喜正在那兩天，得著環兒的下落。如今蘭兒打發人去傳諭包勇，替他安置住所，一面看住他，不許出去滋事，辦的也還妥當。」王夫人又問如何得著環兒的下落？賈政才把詳情說了。

原來賈環那回盜賣東邊莊地，隨後賈璉去了將莊產設法追回，本要扣留賈環的，無如他消息靈通，前兩天便已逃走。一向躲在韃靼部落，替酋長暗做軍師，鼓動他們造反。又結合許多馬賊和官軍對抗，見過幾仗，未能得手。新近那些部落酋長因朝廷平定邪匪，畏威懷德，情願服罪歸誠。皇上大度涵容，准他們仍充藩衛。賈環在那裡藏不住了，便單身逃回東邊，被卡倫兵扣住，押到將軍衙門。幸虧那駐守將軍知他是賈政之子，賈蘭之叔，又和賈府素有交情，只把他暫時軟禁，一面專信通知賈蘭。賈蘭得信，回明賈政，趕即打發人去將賈環領回，交與包勇安置看管，就是賈政回京前兩天的事。當下眾人聽了，莫不欣慰。探春道：「我們初意就想把環兄弟圈住，偏被他走掉了，鬧出許多亂子，實在還是圈起來妥當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也但願環兒如此安頓，他也不至在外頭闖禍，老爺也省得懸心。只是環兒這麼大了，給他娶個媳婦才是。」賈政道：「他那賊頭賊腦的，好人家的女兒誰肯給他糟蹋，將來只可就東邊將就對個親罷。」

一時吳新登上來回道：「衙門裡司務廳來請示正堂那天到任。」又將門簿呈上，那上頭寫著一般動舊世交來道喜的，已有幾十位，還有治國公、安國公、忠靖侯、錦鄉伯幾家，要公同送戲，湊個熱鬧。賈政一概攔謝，只吩咐明日到部，後日上陵。

又有小廝們回道：「薛家蟠大爺、蝌二爺求見。」賈政因那年抄家，薛蝌格外關切，便命請至外書房相見。自己隨即踱了出去，薛蝌二人見了，忙即下拜道賀。賈政連忙扶起，先問了薛姨媽的好，又問他們弟兄們近況。薛蝌道：「姪兒上回隨同龍武中軍平定近畿亂事，由都司職銜保了游擊，現仍在神策府當差。舍弟僥倖中舉，新近捐了主事，尚未分部。將來若分到姨父屬下，就叨庇多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二世兄氣宇清華，將來還要高發的。若說在工部當差，熬到出頭可很得一番火候，只我便是前車。」薛蝌道：「姪兒家寒，本要捐外官的，自揣不是吏材，平素學問也不夠。因此想就個京曹，或者有讀書之暇。」賈政道：「宦海風波我是經過的，若非萬不得已，那外官還是不做的為是。」又對薛蝌道：「大世兄近來老成多了，可見『歷練』兩字是不可少的。」薛蝌道：「姪兒是個粗人，自小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想起從前所做所為，真不是人乾的。還求姨父多多教訓。」賈政聽得也笑了。薛蝌又道：「聽說寶兄弟到了太虛幻境，究竟是什麼地方，算神仙不算呢？」

「賈政歎道：「古來神仙總離不開忠孝二字，這畜生背君棄親，只徇那兒女私情，就做了神仙也是下品。」正說著，人回大老爺過來。薛蝌二人又拜見了賈赦。賈赦和薛蝌還說得來，無非談些那家館子好，那家戲子好，誰家車馬講究，誰家收藏精美，又說了好一會，方同薛蝌回去。

那天探春從上房下來，和寶釵同至櫳翠庵。庵中晚桂尚有餘花，在花下坐了一回，湘雲將菊花社的計劃，以及預擬的十二個詩題都說與探春。又笑道：「你不來提倡，我們也會想辦法子來玩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詩題推陳出新，倒虧你們從夾縫裡想出來的。只是菊花已賞過好兩次了，這回必得想出個新樣子來才有趣，不然就未免重複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也和寶姐姐商量過，想借著瀟湘館或是蘅蕪院那兩處寬綽的地方，把一帶抄手游廊全擺上盆菊。只要二三百盆，也很夠富麗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意境還是平常的，講究賞菊的是要看他澹逸致，何在乎以多為貴。」湘雲道：「三姐姐必有妙論，寡人願安承教。」

探春道：「玩的事也要用一番心思，我想可著屋子做一架曲曲折折的玻璃圍屏，夾層裡安上各色燈彩，挑些細種的菊花，配著顏色擺在裡頭，白天固然好看，到夜裡把燈點上，花光光彩都從玻璃裡烘托出來，那才是個大觀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好可是好，只怕太費了。日子太近，也未必趕得及。」探春道：「眼前還有十來天工夫，有什麼趕不及的。那圍屏只要樸雅，不用雕刻，也費不了

多少錢。你們當家的人事都要節省，那不如連菊花社也不要辦，豈不更省。」湘雲道：「咱們決計就這樣辦去，這點費用大家攤個份子，也不用動公中的。那地方還沒說定，究竟是那一處好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依我看還是瀟湘館好，那裡又寬綽又幽雅。橫豎林丫頭決不會鬧鬼，大家可以相信的。」

「湘雲笑道：「我們請他還怕請不到，他若肯來鬧鬼，正好捉住他叫他做詩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就吩咐他們，傳工匠趕著做去。可是三妹妹你得在重陽前，早幾天來這裡住下，幫著我們佈置。」

「惜春在隔壁房裡打坐完了，走過來，聽他們說得有趣，也引起興致，說道：「那幾天我也來幫你們的忙，咱們要把歷來賞菊的通壓了下去，才不枉了三姐姐這番心思。」那晚，探春約湘雲同至秋爽齋下榻，就燈下詳細計議，將如何布席，如何陳設，以及茶具食單逐一都商定了。第二天探春先告辭回去，約定了九月初六七是必來的。這裡寶釵先吩咐小廝、婆子們將瀟湘館前後廊夏，都打掃收拾乾淨。一面整理院中花竹，把那些枯萎的單枝、橫生的惡竹全都剪掉。又和湘雲親自去看，安排些細巧家具和書畫陳設。又相度地勢寬窄高矮先畫出圍屏圖樣，交給管事們傳工匠趕制。又到花窖裡揀出各色珍種細菊，約有三百多種，都換了一色宜興窯的盆子，按著菊譜標出名色。連鶯兒、秋紋、入畫、翠縷諸人也跟著忙了十來天，方才大致齊備。

有一天，鶯兒、翠縷正看著婆子們收拾屋子，從牆縫裡拾出一張硃碧舊箋，寶釵瞧見了，忙道：「別扔掉，拿給我們看看。」翠縷遞過來，原來是黛玉的殘稿。便與湘雲同看，那張舊箋已被灰塵沾滿，變成斑斑駁駁，字跡尚依稀可辨。寫的是：

水晶屏上金蕤影，茜紗窗下秋人醒。  
疏枝沾夢生夜寒，明日繁霜壓千梗。  
燈前一瞥聚秋魂，舞蝶啼蛩漫怨恩。  
佇月縱教留晚秀，微煙知不慕春暄。  
九雲縹緲霓裳下，夢影如潮萬花瀉。  
有情天地駐秋香，莫倚怨簫歌子夜。

其中有幾個字剝蝕模糊，好容易才看出來。湘雲道：「這首也像是對菊之作，不知他什麼時候做的？」寶釵道：「前半首還是他平日口氣，後半首轉得更好，於新警之中兼有寓意。」

咱們裱起來留著給大家看罷。」當下就交給小廝們裱去。不幾天，探春便來了。寶釵又打發人分頭去請薛寶琴、邢岫煙、李紋、李綺諸人。此時圍屏業已製成，看著工匠們安設好了，又忙著勻配菊花，添綴燈彩，寶釵、湘雲、探春、惜春都在那裡指揮佈置。忽見鶯兒匆匆進來回道：「太太來了。」不知王夫人來此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